

## 人心如秤

宋扬

老房子垮后,母亲的那杆老秤被埋进倒塌的土墙里。那些秤中往事,却早已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土地承包到户后,农村的经济也活起来。乡亲们开始把吃不完的米面、攒下来的鸡鸭鹅背到公社售卖。公社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,父亲受命掌管全公社唯一能称250公斤大杆秤。杆秤旁边还有一杆能称25公斤小秤。鸡鸭鹅用小秤量,猪牛羊就得用大秤吊了。货物被放在竹筐里过秤后,减去竹筐重量,才是其实际重量。每吊一秤,父亲都让秤杆完全水平。在老家,秤又叫公平秤,代表公正。

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,公社的大秤忙不过来了。供销社在政府的许可下开始售卖小秤。慢慢地,家家户户都有了私秤。大秤也私有化了,成了宰牛杀猪的刀儿匠们的标配。走村串户的刀儿匠,肩扛一杆大秤,一番讨价还价,生意谈定后就开秤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,我的一

个远房伯父,背着白糖沿村叫卖,他的背篓里就插着一杆小秤。白糖对小孩子的吸引力太大,他的背篓旁总围了一群孩子。一天,伯父见我衣兜里鼓鼓的,有核桃,他说可以用八颗核桃换一汤匙白糖。我的眼睛死死盯着那白生生的砂糖,我的双手却把衣兜按得紧紧的。伯父终没要我的核桃,我却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白糖。

上月,母亲回老家,伯父还提起当年的往事,伯父对她说:小二娃(我的绰号)真是鬼得很呀,又想吃白糖,又不想拿出核桃。原来,物品等量交换、等价交换的刚性规则在伯父对小侄儿的怜惜前变柔软了,尽管伯父家还等着他卖了白糖,买回油盐酱醋。

回头说说母亲的那杆秤。那些年,我家种蔬菜卖。生姜、土豆、四季豆、莴笋、花菜、木耳、平菇,凡是能变成钱的蔬菜,我们都种。菜贱伤农,某一年,卷心菜的价格低到四分钱一公斤,有个别菜农开始耍秤杆

子(抠斤两),还有的直接在秤上做手脚。母亲从不用这些下三烂的手段,她在公社卖了二十多年的小菜,没有人说短过分毫。

现在早已经有了数字化的台秤、磅秤等,只要秤本身没有问题,称出的数字绝对精准。但准确的数字往往冰冷,称望秤在乡下是一种有温度的情感交流。

当然,魔高一尺道高一丈。为了对付个别奸诈小贩,弹簧秤出现了。弹簧秤小到可以揣进裤兜,买完小件货物掏出一挂,奸商原形毕露。脸皮薄的从此收手,脸皮厚的故技重施,终究声名不保,自砸招牌,生意就此淡了下去。

不由想起一首歌的歌词:天地之间有杆秤,那秤砣是老百姓。秤杆子挑江山,山呀山而呦,你是定盘的星。歌词本是歌颂古代一位清官的。其实,良心才是一杆秤恒久不变的定盘星。

## 父爱无言

胡美霞

因为上有哥哥下有妹妹,从小我就觉得自己是父母忽略的那个。小时候的我为了迎合父母,谨言慎行、谨小慎微,生怕自己因为做错事而惹父母不开心。因此,童年时期的我很少受到父母的打骂。同时,作为父母眼中的乖女儿,我也很难感受到母亲的爱,更不用说是来自父亲的爱!

直到一件小事的发生,才让我改变了这样的想法。

父母亲如今都已年过70岁,却仍然闲不住:他们在乡下种菜、卖菜,忙得不亦乐乎。因手机网络的便捷,人们出去买菜很少会带现金。为了买菜,70岁的老人也只能玩起了微信。然而,手机里如蚊蝇大小的字,对父亲来说是大难题。我于是帮他在我手机里设置收款提示。父亲的微信里每扫入一笔钱,我都会收到提示微信,且会显示当天收入的金额。

于是,每晚收摊时,我总会接到

父亲的电话。父亲在那头问:我刚回到家,帮忙看看今天收了多少钱。末了,父亲还来一句:让你受累了!不知怎的,最后一句话,总让我感到别扭。举手之劳的事至于吗?

夏季,是蔬菜瓜果成熟季,也是父亲出摊卖菜最频繁的季节。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能接到父亲的电话。简单的问询和回答成了我们的日常互动模式。如此循环往复。

一天晚上,我刚好有事在开会。父亲的电话又打了进来。我想着一两句话能搞定的事,所以没有出去接,只在原座位上低下头,轻声告诉父亲多少金额,随即挂断了电话。

过一会,手机又响了。电话里,母亲有些紧张地对我说:你爸跟我讲刚才打电话给你,说你心情很不好,要我打电话问问你怎么了。我听了之后,第一反应是他们真的是想太多。我不觉提高了音量:没有,我在

开会!没有就好!电话另一头母亲的语气轻松了起来,那你去忙吧!

第二天上午,母亲又打来电话,再次问起我的近况。她说:你最近还好吧!你爸昨晚真的有些担心,以为你是出了什么事。

我一直以为从不关心我的父亲,居然是如此在意我。而我不仅没有注意到,反而对他有诸多不满。

此时的我,脑海浮现出了一幅幅与父亲有关的画面。下雪天,父亲背着我从池塘的这一边走向池塘那一边的姥姥家。我到镇里上学住校的时候,父亲为我送来了米和菜,却因不知道我在哪个班级,在校门口独自徘徊很久。

凡此种种,如电影画面一般,在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,久久挥之不去。而我也终于明白了:大爱无声,父爱无言。父亲的爱一直都在,只是我自己没有用心去体会罢了!

## 那些生灵

王健儿

喜欢独处也许是天生的。临近黄昏,在七楼阳台上,看夕阳西下,夜色一点点浓厚起来,冥冥苍穹如梦似幻。

还有鸟鸣啾啾,或尖细,或粗犷。我使劲眯起眼睛,试图看清飞过去的都是些什么鸟儿。然而,终是目力无法企及的辽远。它们偶尔有把栏杆当成旅途驿站小憩片刻的,抖动着、跳跃着、鸣叫着。不待我靠近,便惊恐地扑棱展翅高飞,只散落几声清脆的啼鸣。我惬意地撷取这天然曼妙的音符,直到心儿被抚慰得平和宁静。

惊蛰早已过去,端午蹒跚而来,夏天的光芒正一点点汇集。阳台一角泥土里的草叶已青翠欲滴,风儿使劲拍打着它们柔弱的身体,叶隙间转瞬灌满了夏天的窃窃私语。此时此刻,微凉的风与我相安无事。蓦然,角落里有一个像蛇头一样的东西忽隐忽现,没错,它确实在动!我正准备尖叫,定睛一看,哦,不是蛇,原来它只是一只与泥土浑然一色的壁虎而已,惊魂稍定。壁虎虽然和蛇形神皆似,却没有蛇的阴险狠毒。也许

是风儿跑进了壁虎藏身的地方,唤醒了不安分的它,然后,得寸进尺的风,又硬是把它从幽深黑暗的洞穴里给挤了出来。最后的最后,是一个藏匿已久的秘密终被昭告天下。

从漫长的冬眠里出来,更像是一次新生。壁虎缓慢地出洞,优雅地舒展了一下僵硬的身子,眼神警惕地四下张望,一副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;人若犯我,我就犯人的模样。我为能如此近距离看着它而激动不已。它灰褐色,个头不大,线条流畅,行动小心谨慎却十分敏捷。当我准备再靠近它一点时,它显然被我发出的沉闷脚步声给吓坏了,迅速朝前游行。我不紧不慢,继续挑衅。有一刹那,它似乎开始深谋远虑起来,脚步明显迟缓。恰在这时,我不小心踢到了一块碎砖头,发出出乎意料的巨大声响。它猛地摆动起身体,表情怪异,加速逃窜。然而,前行的路就像一个蓄谋已久的陷阱,怎么也望不到尽头。眨眼间,让我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,一截小小的尾巴在

光天化日之下迅即自动脱离。这根刚刚断掉的尾巴还能动弹,扭过来又扭过去的,仿佛在做最后的挣扎,而在我目不转睛注视着那截断尾的时候,壁虎趁机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被这坚定、断舍离的态势镇住了,短暂地走了神:我实在是不值得你如此孤注一掷啊!或者,从一开始我就应该和你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

的距离?等了好久,壁虎还是没有再现身。也许它是怕了外面纷扰的世界?也许它正蜷缩在小洞穴里抱梦取暖?也许它在不露声色地自我疗伤?现在,整个阳台上只剩下怅然若失、魂不守舍的我。夜幕开始降临,空气逐渐潮湿,万物步入静默,漫无边际的想象让我伤感,我远望的眼神开始凄凉。

我甚至怀疑,之前的那一幕是不是真切地发生过,早过了做梦的年纪,除了幻想,别无其他。

那么,明天,还会有旺盛而灿烂的阳光,对吧。



把美好的时光  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 
**朗声频道**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## 登大寒山

章锦水

从武状元陈氏祠堂出发,一块半旧不新,悬于花厅的木匾是陈氏家族几百年的训诫令牌。关于山后胡,山就是大寒山。整个清朝仿佛就是山里村里邻里那点小事儿。山高皇帝远,冷暖凭自知。乡亲们每日点起的炊烟,也全不知是否僭越远处帝国京城的暮霭,或边塞突发的烽火。而村北山南的那棵古松,因为囤积了太多的时间,无法消化山中经年的空寂,已胖成三人合围。唯有片片铁甲龙鳞裹身,挺矛戈于高岗,依旧是侠骨丹心的百胜将军。崎岖的山道,是艰难世事的一个隐喻,乡亲们凭一双铁脚,征服苦难,度过了一辈子又一辈子的。登攀与冲顶,让生活在城市丛林中的人一批批效仿。劳其筋骨,强其内心。他们在真山水里明白,职场上的成败都是浮云。从村舍到大寒山尖近两个小时,跋涉是空间延展的长度。925.6米的海拔是时间抢占的高地。我们的卑微不在于渺小及生命的短暂,而是每一步的躬身,都有一种面对神明般的敬畏。艰辛与叹息是内心的危石与荆棘。真正要征服的不是大寒山,而是欲望重压下的自己。我想岭上种梅,山中养鹤。我想抱琴卧石,沐风听水。这些诗意是日常磨砺后蕴藏的风景。当从大寒山尖下来,我们抵达的不是坦途,而是终于企及的高度。

## 即兴诗 赠永伟飞廉

江离

我郑州与杭州的兄弟  
此刻俱已醉了

他们,一个误了白云的班机  
一个找不到西湖的酒席

他们饮下杯中破碎的星辰  
然后,烧着舌为风雨作序

窗外,寒风吹皱了岁月的纹章  
而我们好似鸿蒙之初就在喝着

看日月经天,山河成形  
众生在仙人的酒壶中经营着琐碎

那芦苇丛边,碎步起飞的野鸭我们见过  
那北山之麓,不知踪迹的豹尾我们见过